

CLASSICAL  
WORLD LITERARY  
WORKS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 Classics of Chekhov

插 图 本



# 契诃夫

## 经典

[俄] 契诃夫 著  
王 维 译

甘肃文化出版社

Scala ad 1:100,000 del vero

Scala topografica di 1:100,000

Chilometri

文学名著



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 契诃夫经典

[俄] 契诃夫 著  
王 维 译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契诃夫 1860 - 1904

俄国作家。出生于塔干罗格的小商人家庭。契诃夫的祖先曾是农奴，直到 1841 年他的祖父才以赎金换取了一家人的自由。父亲曾经营一个小杂货铺，后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一家人为躲债去了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当地完成中学学业。1879 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1884 年毕业后从医。他的文学生涯始于 1880 年，1888 年荣膺帝俄科学院颁赠的“普希金奖金”，1890 年游历库叶岛，体察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曾为抗议迫害高尔基，他放弃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在作品中，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诸如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悲惨遭遇，统治阶级的专横，知识分子的痛苦探索，小市民及保守分子的庸俗，资本主义的剥削等。作品取材平凡，寓意深刻，形象典型，结构灵活，语言简洁。他是第一位以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登上世界文学高峰的俄国作家。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变色龙》、《小职员之死》、《哀伤》、《苦恼》、《决斗》、《套中人》、《姚内奇》《农民》、《未婚妻》、《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篇小说有《草原》、《第六病室》、剧本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

契诃夫于 1904 年 7 月与世长辞。

# 目 录

变色龙 .....	( 1 )
跳来跳去的女人 .....	( 5 )
出事 .....	(31)
打赌 .....	(37)
美妙的结局 .....	(44)
未婚夫和爸爸 .....	(49)
外科手术 .....	(54)
小人物 .....	(58)
夜莺演唱会 .....	(62)
柳树 .....	(64)
飞岛 .....	(68)
套中人 .....	(75)
我的“她” .....	(88)
相识的男人 .....	(89)
脖子上的安娜 .....	(93)
彩票 .....	(105)
带阁楼的房子 .....	(110)
拔萝卜 .....	(128)
必要的前奏 .....	(129)
歌女 .....	(130)
假面 .....	(137)
胖子和瘦子 .....	(142)
小职员之死 .....	(145)
在流放地 .....	(148)

预谋犯	(157)
哀伤	(162)
万卡	(169)
乞丐	(175)
捉弄	(180)
在钉子上	(185)
柔弱的女人	(187)
外省的爱情风波	(191)
一个时髦青年的惨痛的忏悔	(215)
名贵的狗	(220)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223)
演说家	(228)
坏孩子	(232)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235)
新娘	(238)
瑞典火柴	(258)
生死关头	(278)
牡蛎	(290)
醋栗	(294)
代表	(304)
卡什坦卡的故事	(308)
农民	(327)
姚内奇	(358)
第六病室	(377)

## 变 色 龙

奥楚美洛夫警官身穿崭新的军大衣，手里提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名棕红色头发的巡警，手里捧着一个筛子，上面满满的盛着没收来的醋栗，四周一片寂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洞开的大门，无精打采地看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有如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铺附近甚至连一个乞丐也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畜生！”奥楚美洛夫忽然听见有人在喊叫。“伙计们，别放跑它！现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传过来。奥楚美洛夫朝那边张望，只见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一条狗，用三条腿一边跑，一边不住地回头看。有一个人它在它身后紧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着衣襟的坎肩。他逼近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双手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跑它！”一张张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一会儿功夫木柴场门口就围起一堆人来，就像是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

“看样子出事了，长官！……”警察说。

奥楚美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朝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旁，他看见上述那位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高高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周围的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似乎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把你的皮撕下来，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象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美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一条白毛尖脸背上有一块黄斑小猎狗是这场乱飞的肇事者，正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两只前腿劈开，周身不住地发抖。它

那双泪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忧伤和恐惧的神色。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楚美洛夫分开众人，走到人群中，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竖起手指头干什么？……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长官，没有招惹谁，……”赫留金一边用手遮住嘴，不断地咳嗽，一边开口说。

“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咬了我的手指头。……请您别见笑，我是个做工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该让他们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这根手指头也许一个星期都动弹不了啦。……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每头畜牲都来咬人，那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法活了。……”

“嗯！……好，……”奥楚美洛夫严厉地说，接连咳嗽几声，动了动眉毛。“好的。……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对于那些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现在也是该管的时候了！等到受了罚款处分，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到处放会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迪陵，”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记录在案！狗嘛该打死。马上就办！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会是谁家的狗呢？”

“这条狗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这样说。

“席加洛夫将军家的吗？嗯！……你，叶尔迪陵，帮我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怎么这么热！看来就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它怎么会把你咬了？”奥楚美洛夫对赫留金说。

“莫非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你却是个彪形大汉！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划破的，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你这种人啊……我见得多了！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

“长官，他把他的雪茄烟戳到狗的脸上去，拿它开心。狗也不笨，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说谎，独眼龙！你并没有看见，为什么要胡说？尊贵的长

官是聪明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能当着上帝的面凭良心说话。……要是我说的不是实话，就让调解法官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现如今人人平等……实话对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别争了！”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一脸严肃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种狗。他家里的狗多半是猎野禽的大猎狗。……”

“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很名贵，都是纯种狗，可是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样子也难看，……不过是下贱种。……他老人家难道会养这样的狗吗！你的脑子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出现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你们知道会是什么结局吗？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会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遭了点罪，这件事不能就此了结。……是该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许就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了声。“它脸上又没写字啊。……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的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说。

“嗯！……，叶尔迪陵老弟，帮我把大衣穿上吧。……好像刮风了。……冷得让人直发抖。……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到那儿问个明白。……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的，派你送去。……而且告诉他们以后不要放狗到街上。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罗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展览你的笨手指头！这都是你自己惹的祸！……”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到这儿来，亲爱的！你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说！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这么说就用不着费时间去查问了，”奥楚美洛夫说，“这是条



野狗！用不着在这里多废口舌了。……我既然说过它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过。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难道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是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吗？”奥楚美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是来小住一阵吗？”

“是小住一阵……”

“哎呀！真是的，上帝呀！……他是想念弟弟了。……可我竟然不知道呢！这么说这是他老人家的小狗？真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还不错。……怪灵巧的。……一张嘴就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了一口！哈哈哈哈哈！……噢，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滑头，……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喊上小狗，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还会要来收拾你！”奥楚美洛夫吓唬他说，说完把身上的大衣裹紧，穿过集市的广场，径自走去。

# 跳来跳去的女人

—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婚礼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参加了。

“瞧瞧他吧：他不是挺有意思吗？”她对朋友们说，朝着丈夫那边点一点头，仿佛要说明，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本本分分、毫无出众之处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名医生，论官品不过是个九品文官而已。他在两家医院里做事：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一直忙忙碌碌，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在那儿解剖。他私人也行医，可是那生意很小，一年收入至多不超过五百来卢布。仅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却不是什么十分平常的人。他们每一位总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经成名，是公认的专家名流，有的即使还没有成为名流，但却有着即将成为名流的光辉灿烂的前程，有一位剧院演员，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他优雅、聪明、为人谦虚，还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他教过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念台词。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一个性子温和的胖子，经常叹着气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毁了自己，如果她不懈，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艺术家。为首的一个是擅长风俗画、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一个相貌英俊的浅头发青年，年纪二十四五岁，几次画展都开得比较成功，最近画的一幅画



卖了五百卢布。他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修改素描画稿，并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另外还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乐器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人在哭泣。他公开承认，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能为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个人。再有就是一位作家，年纪很轻，但已经名声在外，他写过不少中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等等。此外还有谁呢？哦，还有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贵族，地主，业余的插图画家，刊头卷尾的小花饰设计者，酷爱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古老的史诗和民谣，在纸上、瓷器上和熏黑的盘子上，他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命运的宠儿，虽说一个个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但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有医生这种人。至于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来跟西多罗夫和塔拉索夫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伙人中间，戴莫夫显得陌生、不为人所需要、矮小，其实他身材很高大，肩膀也挺宽。看上去他好像穿着别人的礼服，留着店伙计的胡子。不过，如果他真是作家或艺术家，那人家就会说，他那部胡子叫人联想起左拉。

那位演员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穿上这身漂亮的婚纱，再配上亚麻色的头发，很像一棵春天里开满素雅的白花、仪态万方的樱桃树。

“不，我来告诉你，”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膊，“这件事是怎么突然发生的？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医院里做事。有一次可怜的爸爸害了病，戴莫夫在他的病床前一连守了几天几夜。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你们都听我说，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你们都听着，这是很有意思，你们都走过来一点。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多么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几夜没有合眼，守着爸爸，突然间，了不得，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的戴莫夫神魂颠倒地掉进了情网。真的，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奇怪！爸爸死后，他常常来看我，有时两人在街上相遇，在那么一个晴朗的晚上，他突然间冷不防向我求婚了……简直如雪山压顶……我通宵没睡一直在哭，我自己也昏头昏脑地掉进了情网。现在呢，你们瞧，我成了他的妻子。他是不是有点意思；他显得强壮有力，像熊一样。此刻，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

我们，光线不好。不过等他转过身来，你们瞧他的脑门。里亚博夫斯基，您得说说看这脑门怎么样？戴莫夫，我们正在说你呢！”她招呼她的丈夫，“你过来，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交个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地、诚实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去，说：

“幸会幸会。当年在医学校里我有个同班毕业的同学也姓里亚博夫斯基。他是您的亲戚吗？”

## 二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他们结婚后，日子过得很好。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素描画，有的镶进画框，有的没有画框。她在钢琴和家具之间布置了一个漂亮而热闹的墙角，用的有中国小花伞、画架、五颜六色的小布条、匕首、半身雕像和照片……在餐室里，她用粗拙的民间木版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屋角放一把长柄大镰刀和搂草的耙子，于是布置成了带有俄罗斯风格的餐室。在卧室，她用黑绒布把天花板和四面墙都蒙上，弄得这房间看上去更像山间岩穴，在两张床的上方挂了一盏威尼斯灯笼，在门旁还立着一个手执斧戟的泥塑。人人都认为，这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巢。

每天早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要到十一点才起床，之后她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就坐上车子到服装店去。因为她和戴莫夫只有很少一点钱，只够日常开销，所以为了经常有新衣服可穿，并且凭它们而引人注目，她和她的女裁缝常常挖空心思想尽巧妙的方法。她们经常把旧衣服染色，加上一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花边、长毛绒和丝绸，不必破费什么就能创造出十足的奇迹来。做出来的东西叫人目瞪口呆，简直不能叫衣服，而是梦幻。从女裁缝家里出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就乘车去拜访她熟悉的一位女演员，一来打听一些剧院内幕新闻，二

来顺便弄几张新剧首场演出或纪念性义演的戏票。从女演员家出来，她还得坐车到某位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参观某个画展，然后再去拜访某位名流——邀请他来家作客，或者拜望，或者就只是同他聊聊天。她到处受到愉快而友好的欢迎，大家都夸她漂亮，可爱，是个少有的女人……那些她称之为名流和伟人也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当作他们的同行。这些人异口同声地向她预言：凭她多方面的天赋、她的趣味和聪明才智，只要她肯专心些，将来一定大有成就。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随便凑凑数，而是表现得十分有才能。不管是扎个彩灯，还是梳妆打扮，哪怕只是给人系条领带，她都做得特别有艺术趣味、优美、可爱。不过，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人刚刚小有名气，引起人们的议论，她马上就去拜访他，当天就跟他交上朋友，并请他到家里来做客。每逢她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事儿。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都梦见他们。她如饥似渴地寻求他们，而她的这种渴望却永远得不到满足。旧的名人走了，被人遗忘，又有新的名人来取替他们。不过，就是对这些新的名人她不久也就腻了，或者失望了，开始热心地寻找新的名人，新的伟人，找到他们以后，再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她和丈夫一块儿下午四点多钟在家吃饭。他的朴实、理智和善良让她感动得忘乎所以。她时不时跳起来，使劲地抱住他的头，不停地吻他。

“戴莫夫，你是个聪明而又宽宏大量的人，”她说，“只是你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没一丁点儿的兴趣，你否认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一辈子搞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对各门艺术产生兴趣。”

“可是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戴莫夫！”

“那为什么？你的那些朋友对自然科学和医学一窍不通，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行。我不懂风景画和歌剧，但我对这些东西的看法是这样：既然有一批聪明人为它们

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有另一些聪明人愿意为它们花费大笔的钱，那么可见它们是有价值的。”

“来，让我握一握你那诚实的手！”

吃完饭，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又坐上车出去看朋友，然后上剧院看戏，或者去听音乐会，过了午夜才回到家。天天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家总有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不跳舞，他们的娱乐是各种艺术活动。话剧演员念台词，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画速写（这种纪念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有很多），大提琴手拉提琴，女主人自己呢？绘画、雕塑、唱歌、伴奏、朗诵、演奏和唱歌。休息时间，他们谈论文学、戏剧和绘画，而且往往争辩起来。晚会上没有女宾，因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认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其余所有的女人都讨厌、庸俗。每次晚会都免不了这种场面：门铃声一响，女主人便猛地一惊，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说：“这是他！”这个所谓的“他”当然指的是一位应邀来访的新的名人。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的存在。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通向餐室的门便打开了，戴莫夫带着他善良温和的微笑出现在门口，他搓搓手说：

“请吧，各位先生，来吃晚饭吧。”

大家进了餐室，每一回看见餐桌上摆的总是那些东西：一盘牡蛎，一块火腿或者小牛肉，沙丁鱼罐头，奶酪，鱼子酱，蘑菇，一瓶伏特加和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管家，”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热诚得轻轻合起掌来，“你真是迷人！朋友们，瞧瞧他的脑门！戴莫夫，你侧过脸来。先生们，瞧他的脸活像一头孟加拉老虎，那表情却又善良又可爱，像鹿一样。哇，我的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戴莫夫，心想：“确实，挺不错的一个人，”可是他们很快就忘了他，只顾谈他们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这对年轻夫妇十分幸福，他们的生活水一样的流着没有一点障碍。不过在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很美满，甚至有点凄凉。原来，戴莫夫在医院里得上了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而且不得不把他一头漂亮的黑发全部剪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他身

旁，哀伤地哭泣着。不过等他的病情刚有好转，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剃光的头包起来，把他当成贝陀因人画。两人又快活了。病好后他便回医院上班，可是三天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霉，亲爱的！”他吃午饭时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直到回家后我才发现我的两个手指头被划破了。”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听吓坏了。他却笑着告诉她说，这是小事一桩，他做解剖的时候经常划破手。

“亲爱的，我一专心，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焦急不安地担心他会得败血症，每天晚上为他作祷告，还好，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于是生活又和平而幸福的流着，无忧无虑。眼前的生活是美好的，而且紧跟着春天他们的，它已经在远处微微的笑，许下了无数欢乐。他们的幸福是没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可以住到远离城器的别墅里，散步，写生，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深秋，画家们将去伏尔加河旅行，她作为这个团体的一名必不可少的一份子，肯定是要参加这项活动的。她已经用细麻布缝了两套旅行装，买了路上用的颜料、画笔、画布和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她家，看看她的绘画有什么进步。每当她把画拿给他看时，他就把手深深地往衣袋里一插，咬着嘴唇，哼着鼻子，说：“噢，是这样……您的这片云在叫唤呐：它的光线不对头，不像黄昏。前景像被嚼碎了，有些地方，您明白吗？不大对劲……您的那座小木屋上重下轻，在吱吱哇哇叫苦……这个墙角应该再暗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不错……我挺喜欢它。”

他说得越是难懂，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倒越是容易听懂。

### 三

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午饭后戴莫夫买了点儿酒菜和糖果，动身去别墅看望妻子。他已有两周没有看见她，十分惦记她。他先是坐了一段火车，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寻找自家的那幢别墅，他时时刻刻觉得又饿又累，一心盼望着待会儿能逍遥自在地歇下来跟妻



子共进晚餐，再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看着那包东西心里非常高兴，那里面有鱼子酱、奶酪和鲑鱼。

当他终于找到自家的别墅，认出它来时，太阳正在下山了。一个年老的女仆告诉他：太太不在家，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别墅样子难看极了，天花板很低，上面贴着写过字的纸、地板不平，尽是裂缝。一共只有三个房间。一间房里摆着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椅子上和窗台上乱扔着画布、画笔、脏纸、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在第三个房间里戴莫夫看到三个不认识的男人。其中两个是留着大胡子的黑发男子，都很胖，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看样子是个演员，桌上烧着的茶炊吱吱作响。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不客气的打量着戴莫夫，“您要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吗？等一等吧，她马上就回来。”

戴莫夫坐下来等着。一个黑发男子睡眼惺忪地、无精打采地瞧了他几眼，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问道：

“您要不要来一杯？”

戴莫夫又渴又饿，但他不想败坏自己的胃口，所以拒绝了。不久就听到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声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跑进房间来，她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着画箱。紧随其后，兴高采烈、满脸红光的里亚博夫斯基走了进来，他拿着一把大伞和一张折叠椅。

“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扬声叫道，高兴得涨红了脸，“戴莫夫！”她又叫一声，把头和两个胳膊扑在他的胸脯上，“这是你吗！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空啊，亲爱的？我部是很忙，等我有空了，可是火车的班次又常常不合适。”

“不过看到你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每天每天夜里都梦见你！我真担心你生病了。哎呀，你不会知道你是多么可爱，你来得正是时候！你是我的救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继续说，笑嘻嘻地为丈夫系好领带，“火车站上的电报员奇克里杰耶夫明天就要结婚了。他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人也不蠢，你知道吗，他的脸上有一股倔强的、像熊一样的神气……可